

世纪曙光文丛

天地人

陆影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天 地 人

陆 影 著

(上)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天 地 人

陆 影 著

(下)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1 世纪中国基层领导者文鉴/陈松 田英奇著—北京:
中国戏剧出版社,2001.5

(世纪曙光文丛)

ISBN7—104—01333—4

I. 现… II. 陈… III 生平事迹—中国—现代 IV. 1207.3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11955 号

世纪曙光文丛—天地人 陆影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北京义飞印刷厂印刷

755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31 印张

2001 年 11 月第一版 2001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套

ISBN 7—104—01333—4/1·543

定价:全十册:300.00 元

本套(上下册): 46.50 元

致读者

送你一本好书，愿意与我交流吗？

作为一个作家，对于自己的心血之作，能取得何样的成效，我想除了有多少人得书，还有一个最真实最欣喜的就是，大家看了书，从书里得到了对人生的感悟、对生活的思索，还有人性的刻缕、对浩瀚世界的洞悉……通过一本书，与如此众多的人交流，该是一种何样的心底喜悦！

回想几年的生活，几乎全埋在作品里，现在终于从故纸堆中走出，面见众人。不会有大家看过后不屑一顾的结果，至终如何，阅者心中自明。大气而又深邃的艺术作品，等待着心与心的碰撞、交融……

希望送给你很值、得的艺术享受！

也许大家以为，为写书独自一人

走黄河、长江，不过是哗众取宠的一种渲染，对作品没有实际意义。可我说，真正不是这样。没有旅行，就没有现在这么大的作品的完成、应运，就没有这么敞开大气的作品，就没有黄河、长江在笔下的奔腾、汹涌，也没有对历史长河的思索有果、顿悟、超脱、空寂……

说多余的话浪费别人的时间是不好的，就此住笔。

希望以书与你交流！

《圣经》上说,上帝在东方造伊甸园,后又造出亚当、夏娃……

第一章

天地一片混沌,晃晃悠悠、晃晃悠悠,天穹、地球要分离了!

“要有一个我们精魂的结晶,以连接我们。我地球身上有灵性的人族,也需要这样一个精灵来帮助他们。”天穹、地球商讨着。

“是该这样。”地球颌首,“我们现在就把他精炼出来吧!”天、地对吐出两口长长的精气,绞合在一起……

“我是以天地的灵气生出来的吗?”真空子恍然坐在世界屋脊之上,想着他刚一形成的一刹那,一个来自天宇、地球深沉浑厚的声音。

“你饱吸了天地之灵气而生成……往下看吧,那儿有需要你帮助的人——现在数量很少的人族。当然,我们天穹、地球也需要你的帮助。”

真空子举首望去,满目苍凉,沙砾、贫瘠之土,甚至寸草不见!更不见人烟……

“看那两条浩荡奔涌的大河,在他们的源头你就可以见到人。你要带着他们,顺着河流一直走,走向东方,走向大海,然后人族,对于他们的一切就都明了了!”

第二章

祖辈爷看到，几个泉眼涌出的水，渐聚而成源头，潺潺而下形成奔涌的河，他缓缓道：“我若有一族人，亦必定象此发展起来。”

真空子：“这正是我们的希望，也是人之发展使然。现在我们要想的，是在这无依无存的条件下，活下去，找到使我们赖以活下去的东西。”他看着祖辈爷，这个浑身充满十足野性，雄心勃勃、野气横溢的汉子。“现在为了保住自己的命，你要学会动脑筋。”真空子顿了顿，“你看这儿的地，没有长出来供你吃的。可你看那跑的飞的活物，倒能维持你的命——有毒没毒，你要试出来，毒，会使人丧命的。你好好琢磨琢磨吧。”真空子说完，冉冉升空。他要去找祖辈太了。

祖辈爷赤裸着，漫无目的地走在沙土石砾上，又渴又饿，他迫切想找到吃的喝的。终于来到源头下的小河旁，清澈见底的河水，里面的活物悠然自在地游。“它跟我一样是活物，在这里面能活，大概我喝了这东西不会出什么事。”祖辈爷想，掬起一口送进嘴里。没什么味道，但解渴。他把脸伏下去，喝个够、喝个饱，好痛快！他大手一挥抹抹脸。看看里面游的、地上跑的、天上飞的，“该给它们取个名，以便分别。”暗想。又一想，“应该先给自己取个名，记着自己……袁真士，不错，就这吧。水、鱼、蛇、狼、虎、鹰……”——想出，“我就这样命名你们。”祖辈爷用手点着诸位。蓦然，狂风夹裹着沙土、石粒席卷而来，祖辈爷被吹得嗦嗦发抖，长发被风直往后扯。

祖辈爷终于明白，今天这一场恶杀免不了啦！他饥肠辘辘，正在觅吃时，遭遇了这三只也是饿极的狼。“不是前两天那样的群狼，不躲、我大概能对付。”他思忖着，准备撕杀。三只狼呈扇面渐渐围上了祖辈爷，祖辈爷退着、退着，最后倚到一个石壁上。

要开始了！祖辈爷蛮劲地恨恨地说！

正面那只狼首先恶狠狠扑上来，祖辈爷紧极地盯着，猛然“倏”地往下一缩，躲过大张的狼嘴，迅即闪到狼背后。狼前腿一下撑到石壁上，嘴撞到坚硬的石上。就此间隙，祖辈爷抓住狼前腿，迅即攥拢，一只手死命扼住狼的喉颈，把狼摀掐在地上。顿时，狼的后腿狠命蹬扯起来，它拚命扭着身子，下死劲蹬抓。祖辈爷的腹部、腿，立时血肉淋漓！另只狼呲牙咧嘴扑上来，祖辈爷瞅准了，把手里的狼狠命塞向那狼嘴，不待它松口，把它抡圆了惯向石壁。饿狼低嗥一声，瘫软于石壁下。祖辈爷又狠甩手里狼，第三只窜上来的狼被甩撞的滚出老远。祖辈爷乘机双手抓牢手里狼狠足了劲惯向石壁，恶狼顿时脑浆迸裂，喷射了祖辈爷一脸一身。他赶紧抹把脸，忍着强烈的血腥味。

第三只狼又窜上来，看两个伙伴接二连三都没了动静，它愤懑地低嗥着，围着祖辈爷打圈，伺机扑上来！

祖辈爷身上又疼又冷，精神紧张极了。

狼又近前，上蹿下跳，引的祖辈爷左挪右腾，愈发紧张！

蓦地，狼似要扑咬祖辈爷左侧，祖辈爷气极地猛扑上去，恨不能一下掐住把它撕成碎片！扑空了，狼蹿到右侧，一下扑上来撕住祖辈爷膀子。

“啊……”祖辈爷痛极地惨叫，被狼硬生生撕下一大片肉，他疼得浑身颤抖，冷汗直冒，叫着扑向狼。狼似乎怯了，衔着肉踉跄离祖辈爷外一圈。祖辈爷狠命一扑，揪住了狼尾巴，可没待他甩起，狼已迅即回头，照他的手不顾一切地咬下去，狼咬着……狼牙深嵌入

肉里……

祖辈爷一手压住狼下颌，另只手拚命掰上颌，拚命地撕、撕、撕……他极劲地要把狼撕成两条。狼嘴狠命地往一块咬往一块咬……祖辈爷终觉撕不动了。不管狼怎么蹬扯，他掰着狼头，下死劲咬住了狼喉，死咬着，浑身的劲都涌到牙齿上。“哇”，一股血喷出，狼的腿终于耷拉下去，不动了，再也没有垂死的挣扎。

祖辈爷终于瘫软于地，蜷曲于地。身上伤口渗着血、流着血，手肿胀起来，“霍、霍”地疼。疼痛侵袭了他全身，一直钻到心里。“呜……”含混不清的咕噜声，使祖辈爷蓦然一惊，他转头往石壁下看去。

却是第二只狼并没被损死，正睁着眼发着残光盯祖辈爷！残了的两腿，撞折的脖子使头歪斜着。那“呜”声，大概是疼得忍不住，由不得发出来的。

祖辈爷不得不用尽力硬撑站起来，晃悠悠、颤乎乎挪向狼。

狼的眼神告诉祖辈爷，它恨不能生吞了他！蹬扯着，脖子拧晃着，不知是想拚祖辈爷，还是想躲避祖辈爷这致命的一击！祖辈爷挪到狼跟前，狼依然用腿蹬了祖辈爷一下，但它瘫软的身子，已经没有一点力气。

祖辈爷揪住它，双退紧压住它的身子，然后把狼头一下接一下地往地上撞，不停地撞，费劲地撞。又握拳狠命地砸，连连砸下去……祖辈爷砸下去的手，终于感不到生命力的回应了，他强撑着的一切，也完全垮瘫了、泄完了。虽然死了，但祖辈爷总觉得狼的眼神一直在他眼前晃动，在他周围晃动，使他心有悸。

祖辈爷瘫在死狼旁，“我实在受不了……”他蜷曲着，痛苦地大喊。身上被咬伤、抓伤地疼，饥肠咕咕，冷得浑身发抖。被撕肉的膀子，一剧一剧地疼，血大滴大滴溶进了身下的泥土里。“我为什么要生在这地上？我为什么而来？我为何要受这些？”

“人来地球上，其实不为什么，也就是过着呗。从此发展下去，明白一些事理，看清人之路，知晓人性，也就这样啊！”真空子的声音从云层中飘下来，“但是人总归还是要往前走，不会停滞，没有谁能挡住。祖辈爷，你这人一族，还是要发展起来的！只不过，现在你是初始，还没明白一些事体罢了。在这地球上，最基本的，最有灵性的，还是人这一类，其它动物类是无法比的。人发展，在地球上有个主导……”

祖辈爷默默听，默默想，不再喊，沉沉昏过去了……

醒来，看着眼前这只狼，他咬住喉管想咬出血来喝下去，解饥渴。他累的没一点劲，也没撕咬出。他瘫极地扑倒在地，手抢在一块尖利的石头上，渗出了血，他甩甩手，看着石块若有所思。歇来了点劲，他抓起尖石，往狼喉上砸，砸砸歇歇、歇歇砸砸……喉管一开，血涌了出来，祖辈爷嘴堵着，喝了个够，喝了个饱！血腥味随着“呃、呃”声，从祖辈爷嘴里冒出来……

“总算有个水饱，也少冷些。”祖辈爷躺在大石壁下，喃喃自语。身上的伤痛又阵阵袭来，不放过一丝一毫折磨他。“真痛我，我要疼死了！”祖辈爷痛苦地忍着那一浪强过一浪的痛！他火烧地走到死狼前，使劲踢着踹着，恨恨喘！跌坐在狼身上，歇起来。

身下的狼渐渐传给他暖意，心头一喜，“明天把狼毛掀下来粘在身上，或许就暖和多了。”暗暗想，“等明天。”抱着一只狼倚石壁。想了想，又忍着疼起来，把另两只拖过来，左右围在他身边，抱着一只，他半倚半躺下了。

流血的伤口，被泥土、沙尘蒙上，血已不出，祖辈爷终于在稍减的痛中睡过去……

迎着黎明，饱受疼痛、寒冷……祖辈爷被迫醒来了。挣扎着站起来，迎着那如刚脱胎婴儿般的血红日出，他硬铮铮地挺直，满是伤、满是血迹斑斑地立于地球之巅！他犹如棱角铿锵的石雕，直直

地、静静地立着，无比坚硬。面对着血日，沐浴着血日，他长久地……

“祖辈爷，给你送来祖辈太，她就是你的木果水。”真空子的声音又从云层中飘下来。

祖辈爷抬头一看，一个跟他差不多的人，正款款向他走来，他不由直起腰，上上下下打量着她那同样赤裸的身体。

祖辈太同样也站住了，注视祖辈爷。“跟我差不多。”她首先这样对自己说，随后她的目光就被祖辈爷的身体所吸引，心里不由漾起一种异样的感觉，看着一个东西，她既感到新奇，又有点怕，还有些莫测，她想从那物上探寻出一点什么！“他属于我吗？我们能在一起吗？在一起干什么呢？”祖辈太问自己。这样疑惑着，双方又往一起走来，终于并排坐在一起。

祖辈爷鼓足勇气，抓住祖辈太的手，又想往自己身上放。祖辈太似乎受了一惊，手火烫般“倏”地缩回来。

“唉……”祖辈爷莫明叹气，祖辈太却混沌未开。

祖辈爷开始了自己的事——揪狼毛。费劲地揪几把，狼毛纷纷乱乱下来，似乎不太有什么用，他不由有点叹气。

祖辈太静静坐一边看，她有些不明白。“你揪它下来做什么？”

“我觉得这有一些暖性，想弄下来粘身上或铺地上休息用。”

祖辈太静声一会，“我觉得你不如把狼皮剥下来，这样毛完整在上面，就暖和多了。”

祖辈爷双目一亮，“可用什么剥狼皮呢？”他思忖着，目光又落在石头上。抓起一尖利石块，可被咬的右手肿痛得厉害，只好用左手颇不顺当地干起来。全身的伤痛，干的震痛，祖辈爷用石块费劲地砍砸起来。祖辈太看，也找一石块，照祖辈爷那样干起来。

累了、乏了，坐或躺歇息一会；饿了、渴了，撕片狼肉吃，去不近的河边喝水。清澈透亮的河水，鱼儿悠然自在地在里面嬉游，真令

人神悠。他们感到河水那大大小小的一波一波，就如他们脑海中那一轮一轮的思索。

紧赶慢做，在累乏的就要没一点劲时，三只狼皮终于剥下来。祖辈爷大喘一口气！此时，夜幕已降临，寒冷渐渐包围、侵袭他们。

“睡觉吧。”祖辈爷在石壁下铺展好狼皮，“我搂着你睡，不会冷的！”

祖辈太一听，不由用含情的目光看祖辈爷一眼，然后害羞地低下头，默默地坐到了狼皮上。祖辈爷把她搂睡下，抓过最后一张狼皮，盖在两人身上——虽然只能遮着一部分。

“看，圆圆的满月。”祖辈爷说，心中的欣喜无法言喻，拥紧祖辈太。

望着圆月，贴着祖辈爷强壮的身体，祖辈太悄声柔语，“我觉得好安稳、好暖和”

“是吗？”祖辈爷心里一阵热涌，不由更紧地搂祖辈太，“我想……”耳语。

祖辈太不知所以，她闭着眼，红着脸。祖辈爷按捺不住，翻身起来……

祖辈太惊恐、疼痛，她拚命想推开祖辈爷，可哪里行呢？有温热液体出来，浸在下身处。疼痛、惊惧伴随祖辈太经受了整过程。祖辈爷十分满足地躺下来。

“我疼。”祖辈太小声说。

“一会就不疼了，来，我搂搂。”祖辈爷搂起祖辈太，“不要紧的。”安慰着。最后，他渐渐沉沉地睡去了……

惧怕紧张的祖辈太，却在祖辈爷怀里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当所有都渐渐平静时，她也困乏地昏昏睡去……

我，袁木阳，族的第一个下一代，就这样在满身伤痛的父亲对母亲的硬性进攻下，在母亲疼痛、惊惧以及血的代价中，在母亲身

内温热、湿润的某处，被动地被形成了。

血红的太阳又在新的一天出生，大地迎来又一个黎明。

祖辈爷迎着阳光睁开眼睛。看了看依然熟睡的祖辈太，他掀开狼皮，蓦然看见红红的血，猛然一惊：出多了会……急忙晃祖辈太。祖辈太被摇醒，有些迷糊地看祖辈爷。祖辈爷这才放了心，他又搂住祖辈太。

“不，我疼。”祖辈太拒绝着。

“我轻一点。”他央求。

祖辈太不吭声也不放松。祖辈爷没法了，忍着吧，心里嘀咕。燥热的身体，使他觉得很难受，很难熬，他抱紧她，两个躯体紧贴在一起。燥热的更厉害，他欲强行施爱了。

祖辈太极力挣扎、抗拒，她惧怕那粗暴的疼痛！

猛然间“啊……”的一声痛叫，祖辈太一惊，原来是自己的肘慌乱间压在祖辈爷肿胀的手上。祖辈爷痛叫着，整条胳膊发颤发抖，额上沁出一层冷汗。他愤懑地盯了祖辈太一眼，躺下了。祖辈太不由惶惶起来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用嘴舔舔，我会好受些！”祖辈爷举了举手。红肿得发紫、发亮的伤口处，还渗着血丝、粘水。

祖辈太看了看，“到河边洗洗吧。”

“唉……”祖辈爷叹口气，“现在不慌去吧。”他自己舔吮着伤口，并把血水吐到地上。伤口顿感凉润、舒适一些。

“有用吗？”祖辈太新奇地问。

“什么用，舔过后，好受些罢了。”祖辈爷闷闷地说。

祖辈太看着那手，那臂膀，那身体，想昨天晚上舒服地睡觉，安安稳稳，不觉对刚才的行动有些愧疚。她捧起祖辈爷的手，慢慢舔吮起来。

祖辈爷又把她搂进怀里，“刚才你没睡醒，再睡一会吧。”祖辈

太欢喜地抿嘴一笑，把脸偎进祖辈爷的怀里，不一会便安然入睡了……

一种情，悄悄地在他们中间生成……

就这样，白天，阳光自然地抚摸他们年轻的肌体；夜晚，月光也温柔地亲吻他们，脉脉含情地注视他们。他们躺在大地摇篮中，遥望着年轻的苍穹，亲抚着对方！他们在肌肤相亲、心灵愉悦之中，在精神与肉体无一点障碍、在浑自然的境界里，进行着人类最原始、最自然、最美妙的结合！

自此，在荒蛮的沙土石砾之地、尘尘大漠中，在那江河之源头，祖辈爷祖辈太在无生命依托的世界里，原始地生活了，孕育了……

我在母亲——祖辈太的体内，有了自己生命的开始——可是怎样的开始啊！父母浑然无觉，我生活在无声无阳光的封闭中。随着母亲身体所经受的燥热、寒冷、饥渴等等折磨，胚小微弱的我，同样也要经受。吸食不饱、干渴、挨冻，受挤压以至窒息。我只有竭力蠕动、拚命哭喊，期望得到一点回应。可谁能听到？又谁来悯我、多照顾些我呢？几次母体的剧烈跌撞，我都险些被挤出赖以生存的温室，屡屡惊魂不定，悬惧那又一次不期而至的剧震。我就在这缩手缩脚、抱头护心中心惊胆颤地活着；甚或，不定什么时候，不明地还没出母体时，我这个小生命就结束了！我拚命吮吸着、艰难生存着，硬撑往下活、活……期盼出头之日，那见到光明的一刻！真难啊！还没睁眼看到这个世界呢，小肉肉的我，就要忍受不尽的磨难……

祖辈爷、祖辈太昼裹兽皮，夜席之，艰难跋涉着。

“我们要往哪儿走？到哪里去？”祖辈太疑惑。

“去找能使我们生存发展的地方。”祖辈爷坚定地说。

祖辈太凝视着他，深深地点头。

漫长而又艰辛的旅程继续了！

然而有一天，祖辈太觉得生吞下的东西不被胃接受了，甚而要吐出来。“我觉得身体里有毛病了，不想吃东西，也没劲走。”对祖辈爷说。

唉，真是不明不白呵，无可奈何。眼见祖辈太形销骨立，形容憔悴，他们真是束手无策，只能一天差似一天地往下过。

“我撑不下去，我要死了吗？”她问，自言自语。一片茫然出现在他们眼前！

“先在这歇着吧。”祖辈爷叹道。他无限担忧木果水的身体，怕她离自己而去，世界复又只他一人。现在他们是相互依靠、相依为命啊！

呼雷闪电，乌云浓浓地翻卷来。

“要下雨，我们快躲躲。”祖辈爷扶着祖辈太，躲进一略伸的大石崖下。挟风裹雨，一切都狠命地扑向大地，扑向缩躲的祖辈爷、祖辈太。祖辈爷搂着祖辈太坐狼皮上，又裹一块，另一块拎撑着遮挡风雨。偌大的雨倾注到狼毛上，水河顺着毛往下冲泄，可雨水并不浸到皮上，祖辈爷看着，想着事儿。

祖辈太独自躺在大石崖下，已三、四天了。她骨瘦如柴，精疲力竭。

临离开前，祖辈爷抓了一堆鱼回来。“这两天你吃这个吧，我出去有事，我会快点赶回来，你在这别走开啊。”祖辈爷说着，看那堆蹦跳挣扎的鱼，心里老大不忍，“唉……以后再不逮鱼吃了。”

祖辈太硬生生地吞着这鱼，眼巴巴等祖辈爷的归来。此时她真念灰心寒，真感自己撑到头活到头，真想一死了之，结束生命！然而她找不到东西，也无力结束自己。“我真想爬了去找他……出事了，他不得回来？我只有死在这里了。”她扭头看着石壁上，自己刻划出的一道道痕迹，每日出日落一次，就是一道。日又要落下去，她黯然无力地又添上一道。

我在母亲体内，嗷嗷待哺，挣扎嘶哑，最后只能是奄奄一息地在黑暗中等待生命尽头的到来，我没有一丁点力为自己求生。束手待毙，苟延残喘！无望地。

夜黑了，祖辈太孤独地躺在无边无尽的黑暗中。然而，“噜噜……”一个模糊的宽影，伴随这一串缓慢的声音，渐渐向她这边移近。“唉，我活到头了……”祖辈太无力撑起自己，也没有一点起来躲的念头，她只是本能地把身体往狼皮里缩。

黑影移到跟前，突然“咕咚”一声倒了，“啊……”一声微弱的呻吟，“果水……”

“是真土！”祖辈太由极度的惊惧忽惊喜，她撑起来，摸索向黑影。“你怎么了？出事了？”她一把摸到毛茸茸的一片，又一摸，湿漉漉、肉乎乎的感觉。“哎哟……”又一声呻吟，她忙抬起手。“你又受伤出血了？又拚野兽了？”

“嗯……”模糊的呻吟传到祖辈太耳际，“没想到我们……都还活着……先躺着吧，明天再给你……说出去的事。不要碰我……疼得受不了……”祖辈爷又呻吟一声……

“你终于活着回来了，回来了。”祖辈太悲喜交集，心稍微落，泪却出。

他们在肉体伤痛、饥寒交迫中，时醒时睡去，黑夜包裹着他们的磨难。

躺二、三天，生吞干瘪的鱼，祖辈爷有点力气活动身体了！

“我找到大野牛、牦牛拚，看剥的大皮，用来遮挡，筑一个自己的小窝！过两天我去把肉搞回来。”祖辈爷兴奋地说着，那是怎样的一场拚杀……

祖辈太听着，看着血淋淋的兽皮，觉得，今后要是为祖辈爷去死，她都情愿！

然而祖辈爷却爬不起来了。全身几处伤肿，渗着脓血，疼痛浸